

美术报电子版报道链接：

http://zjdaily.zjol.com.cn/msb/html/2017-08/05/content_3555825.htm?div=-1#



对于单应桂的艺术探索，叶浅予先生给予褒评：“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一般人都愿意在宣纸水墨或绢素重彩方面继续钻研，以便攀登阳春白雪的高峰。可是，单应桂走出学院以后却拐了一个弯，走向了民间，这是非常可贵的选择。”

创作的魂

梳理山东美术的发展，现实主义是其主要绘画风格。单应桂的《沂水欢歌》《如果敌人从那边来》，张洪祥的《斗霸》《长街行》，张志民的《将军出山》，王力克的《甲午-1894》都是现实主义的经典力作。单应桂的重要作品多以“农村”和“逃亡”为主要题材，这与她个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农村生活的质朴和童年逃亡的回忆成为她现实主义创作的魂。从20世纪70年代的《做军鞋》、《地雷战》到80年代的《春风》、《乡情》再到90年代的《沂水欢歌》等无不体现这一点。

1973年她创作的《如果敌人从那边来》和《截断敌人的退路》都是抗战题材的优秀作品，画中的人物都是质朴的农村人物形象，老英雄黑红的脸膛上刻着深深的皱纹，浓密的络腮胡子与孩子們稚气的小脸形成鲜明的对比。

1986年完成的《山村妇女》组画把胶东老老少少三代女性的形象都囊括在笔下，绘声绘色镌刻得形神兼备。笔墨中既有工笔画的劲峭，又有写意的放达，更融进了年画的朴拙和古代壁画色彩高不染俗的古朴。如果说《山村妇女》是粗放朴拙之美，那么《沂水欢歌》则给人以清丽、灵秀之美。画面中5位洗衣农女的姑娘那健美的身姿，泼水喧闹的欢快情绪，给人一种活泼的生命质感。“我很想把20世纪40年代沂蒙山区妇女支前的情景画好，所以我前后来到了沂蒙山好几次。《沂水欢歌》中擦水喧闹的情节是农村女人们一起洗衣服时常见的景象，我画这个情节其实是设计了潜台词的，泼水的姑娘给扎麻花辫的姑娘开玩笑：‘你说的那件军衣说不定是你心上的呢！’”单应桂说。

20世纪90年代单应桂创作了“往事系列”，由欢快的抒情转向深沉的历史反思，并将作品尺幅拓为巨幅，更加撼人心魄。《逃亡——童年的回忆》画面刻画了20多个人物形象，画面的中间位置，突出表现了一个背着幼儿、领着少女的母亲形象。“我画这幅画时没找模特、摆姿势，因为画中形象都是我熟悉的，他们的原型我都能指出谁是‘李格的爹’，谁是‘玉珍的爷爷’、‘祥子的娘’。谈到创作原因时说，“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画家，我有责任把历史画出来告诫后代永不能忘。”

近几年，单应桂越发流露出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更显现出内心深处追寻精神高境的理想，以闲适轻松的文人笔调创作了《羲之爱鹅》、《李太白踏月寻句》、《清夏图》等国画作品，她画李清照，也画张爱玲。“我很喜欢他们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味道，他们那时候的生活是我非常向往的，‘伴我书声琴韵，同度好时光，绿荫之下，鸣蝉声，读书微倦，闭目遐想，吾之向往也。’”

教学相长

出在书香门第、教书世家，单应桂与教师这个职业似乎情缘不尽。1961年单应桂被分配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第一次以教师的身分站在讲台上，我不止一次的在心里想，我一定要好好教导他们，把他们培养成才。”1962年，单应桂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调到山东艺专（今山东艺术学院）任教，担任山东师范学院国画专业五年级班主任兼创作课教师。

单应桂把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灵活地运用到山东艺专的中国画教学中。首先，单应桂非常注重讲求临摹的重要性，强调学生要学习先贤大师及当代著名画家的优秀技法，加强巩固同学们的技术基础。注重在教学中让学生打好“传统”的基础。这也与山东艺专重视基础课的理念相契合。其次，只有技法还不足以支撑创作，深入生活写生则是学生们在学习到一定的技法之后到真实生活中挖掘自己的情感、表现情感的最有效环节。“我一直教导学生们基础课是一个继承传统的过程，深入生活写生则是在继承传统技法之后的一个创新的过程。艺术一定要灵活，不能死板。”

除课堂教学外，单应桂也非常注重让学生到生活中去。年画教学期间，单应桂带学生到潍坊杨家埠学习传统年画制作技术，到河北武强考察采风，到河南考察中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单应桂始终奉行“教学相长，水涨船高”的教学理念。即在教学的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艺术修养，老师的学养丰厚了，给学生的营养也会丰厚；学生们的水平提高了，需要老师给学生更多的新东西，老师又需更多的学问充实自己。如今，单应桂当初所教授的学生，大都已成为当今重要的艺术家或艺术教育者。

“我现在80多岁了，腿脚越来越不好，以后可能就得坐轮椅了，所以我很珍惜现在能够画画的时间，每天我都会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画画。人老了，越容易想起之前求学的时光，年轻时受惠于一些老师，报恩除了自己好好画画之外，也特别想为自己的老师们画像，所以我画了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4位老师的肖像，以此怀念并感谢我的老师们。”谈起自己的老师，单应桂开心地笑了。



00004版：要闻

文章导航

- 从山东到北京的往返路

美术报

CHINA ART WEEKLY

上一期 上一版 上一篇
下一期 下一版 下一篇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 返回首页

从山东到北京的往返路

——单应桂的从艺之旅

■特邀撰稿 孙砾硕

1949年，刚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单应桂来到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成为了一名美术编辑，同其他年轻干部一起，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国家秩序逐步稳定和各所大学的正常招生，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提出，新中国的年轻干部也应享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且各单位不得阻拦年轻干部的深造学习。这对于已经工作了7年的单应桂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她立即报名参加考试。一方面，单位对单应桂的高考想法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作为当年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单位还是希望她能留下来。

作出决定的单应桂抓紧补习了整个高中阶段的课程。当年，教育部支持各个中学开设针对高考的补习班，有两所学校对山东考生的影响比较大——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对于这两所学校的选择，还有件轶事：起初单应桂对浙江美院的笔墨墨韵有所动心，便向分配至山东的浙美学生打听情况，浙美的学生说：“浙江那边太热啦！我睡觉都把蚊帐挂在外面的双杠上，然后在下面铺上凉席睡，热了就去冲凉回来继续睡。”单应桂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听到这些自然认为无法忍受，于是，就因为害怕南方的炎热酷暑而选择了中央美院。这选择看似无意，却对单应桂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学校对于学生的考试选拔十分严谨认真，不论是普通学生还是像单应桂这样的调干生，一律一视同仁，没有优惠与特权。文化课考试除了数学和外语，其他的都需要考查：历史、地理……此外，艺术考试形式也与现今相似，考试科目均为素描、速写、创作。创作方面既可作独幅画作，亦可为小说作插图。单应桂在创作中选择了后者，为《小二黑结婚》作了插图。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里面还带着一张团委与学生会联名撰写的祝贺信，以表示对新同学入学的欢迎。那时央美的学子中既有地位显赫人士的子女，也有各党派人员的子女，单应桂看到祝贺信感到很暖心。在学校里，大家都着重于统战团结，学习环境很纯净，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对家境出身的过分关注。专业能力优秀、思想态度端正的单应桂在入学后，顺利当选了团支部书记直到毕业。在单应桂眼里，中央美院是一个欣欣向荣、团结统一的大家庭，学校师生对待自己热爱的绘画艺术都怀着严谨认真的态度。

单应桂在央美读书时，班里一共有11名学生——除了两位是从高中升上来的，其他都是与单应桂一样的调干生，以报社、出版社的年轻干部居多，因为美工出身，大家也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国家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对调干生也有相应的助学金支持，根据单位级别的不同，助学金也不尽相同。单应桂的助学金有29元，她当时的伙食费只需要12元。除此之外，画材、实习，甚至毕业创作的费用都由学校和院系提供。

单应桂刚入学时所在的彩墨画系第二年才更名为中国画系，从地方来到首都的单应桂，被央美的教育模式所震撼：走廊陈列着的全都是老师的范画原作，供学生临摹学习。叶浅予先生曾创造性地用高染法绘制肖像画，大家都觉得新鲜独特，于是叶先生就将画作挂于走廊之中供大家欣赏学习，不只是老师的作品，学生们的好作品也会挂在墙上供大家参考——这种做法被称为“肌墙”。除了“肌墙”，上临摹课时，李可染先生也会展示原作以供学生临习。长此以往，学校中的师生关系和谐融洽、相互信任，学生对老师们的崇敬总是放在第一位——李苦禅先生在出版第一本画册时，学院里的学生甚至都会对着老师的作品作揖。单应桂在这种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感到了深深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后于2014年创作了《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四位老师的肖像画以表达对老师们的怀念与感激。

那时央美教学不仅重视课堂中的学习，还通过丰富的业余生活提升学生们对艺术的理解和感悟。学生会曾邀请谢添、陈强等表演大家来校参演联欢会，谢添先生借助一顶礼帽迅速地转换面部表情，人物的善恶形象通过面部表情的变化生动地表现出来，让学生们能够通过对面部肌肉直接的观察来加深创作中对人物肖像的理解，打破了固化的临摹。不仅如此，还有通过真实人物组合来表现油画中人物形象的活动：如列宾的作品《蜻蜓》，就由学校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来扮演画中的人物，通过舞台的灯光和道具的组合，使得学生对作品的光感和色彩有了更强烈的感受，那时的学习氛围是浓烈的，虽然政治活动动荡，但是学校的学生却是完全沉浸在艺术的追求之中。现今的艺术高校在教学中已逐渐忽视了这份艺术教育的共通性，单应桂认为要想找回这些教学方式，还需要整个教育系统的配合，包括团委、行政以及学生会的配合等等。

1961年，单应桂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并分配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一年后，出于对家乡民间风土人情的热爱与思念，单应桂回到故土，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秉承着对中国美术事业发展做贡献的信念。从教40年间，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

如今，已是养颐之年的单应桂仍未放下画笔，依旧积极地为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贡献，尤其对于传统年画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单应桂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00008版：要闻

文章导航

• 艺心一意——李振才的求艺路

艺术报
CHINA ART WEEKLY

收藏 推荐 打印

上一期 上一版 上一篇
下一期 下一版 下一篇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 返回首页

艺心一意——李振才的求艺路

■特邀撰稿 刘吉凡

1947年，14岁的李振才刚刚小学毕业，通过摆摊来支撑自己的生活，一次收摊后偶然经过丹东文艺教育馆，看到了张贴出来的文艺班招生启示，对美术有着兴趣的李振才报名参加了这个文艺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这也是李振才艺术的前芽时期。毕业后的李振才率先去往鲁艺四团进行实习，由于年纪小没有被录用，其后被分配到了友谊书店，跟着工长做一些写标语、收发图书这样的基础性工作。领导觉得李振才年龄小还是继续学习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便劝说李振才回学校继续学习。

1949年在中学学习了半年后，对艺术充满热情的李振才，又转到美术研究会，再一次投身到自己心向往之的艺术工作之中。研究会的基础设施条件使李振才如鱼得水，平日重没有宣传任务的时候，李振才可以画素描、画石膏像，李振才在美术研究会工作期间结识了三位老师，一位是日本留学回来的赵彦俊，另一位是中学美术老师，还有一位是转业到单位附近新华书店工作的日本人吉中，他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善绘毛主席头像。在三位老师的帮助下，李振才打下了非常好的素描功底。

1954年，单位里年纪比李振才大的同事都通过高考考走了，李振才也萌发出了参加高考的念头，此时已经21岁的他在《东北日报》上看到招生信息，那时高考报名还不够便利，需要本人到现场报名。因为李振才没有高中学历，所以是以同等学力身份参加考试的，那时候同等学力分为两种，一种是不需要参加文化课考试的，另一种就是李振才这种需要参加文化课考试的。李振才所在的单位之前每年都会组织到沈阳的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因此李振才对这所学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报名时便填报了东北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鲁迅美术学院。巧合的是李振才初中时所就读的班级也要高考了，李振才又跟着这个班级冲刺了两三个月时间的文化课。当时文理分科，文科高考只考语文历史地理，不考外语

巴”，正是有着在工作单位打下的坚实基础，满分5分，李振才获得了5+的高分，另一科是命题创作“星期天”。那一年东北美术专科学校的雕塑专业全国只招收了两个人，其中就有李振才。

考入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后，李振才加入学生会，与各个班级、各位老师之间的接触对他的性格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振才慢慢学会了如何与他人交流，如何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学生会，李振才组织了很多活动，比如与沈阳音乐学院、东北农业大学等学校一起联欢。还曾与油画专业的一位学生负责学校黑板报内容与设计，由六块大黑板组成，当时每两个星期出一期与艺术和时政相关的内容，对在校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李振才发动学校各个专业的学生创办自己的墙报，写短文贴在墙上，介绍不同的画家、流派；在图书馆小走廊上办展览，展览的内容大多是学校藏品的印刷品，也是教学资料的共享。

1958年大学毕业的李振才被分配到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成为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建校的第一批老师。当时山东艺专美院的老师有五六百人，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南方调来的老先生如李超士、戴秉心，一部分是青岛大学调来的老先生如于希宁、张鹤云，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全国范围内美院毕业的学生，有中央美院的司徒常、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张高祖、西安美院的刘永贤、东北美专的陈凤玉等，这些师资放眼山东、甚至全国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一代的老师教基础课，老先生们教专业课。1958年正是集中力量搞生产的时候，李振才和赵玉琢带领58级文化干校招来的美术科学生，在山东省图书馆附近炼钢铁，将学生分为了三队，一队工作时，另外两队就彼此之间做模特，练速写、素描，为了学生能更好的创作，李振才和赵玉琢把天津画报等资料弄来，让学生一边临摹一边创作。大跃进结束后李振才和赵玉琢老师所带领的这个班在大礼堂举办了山东艺专的第一个展览，参与画展的学生有刘云生、陈铭、谭国信等。

1961年，李振才根据自己在大学期间发动同学办墙报的经历，在山东艺专创办了《艺术学徒》。“艺术学徒”这个名字来自鲁迅著作，是鲁迅介绍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的艺术时对中国青年艺术家的称呼。《艺术学徒》在学校南院美术科新楼的二楼走廊中间，是长约一米五、长约五六米的壁报，大约三周出一期，定期征集师生们的作品及史论研究，将它们平贴在壁报上，因此《艺术学徒》上既有黑伯龙、于希宁、单应桂等老师精妙的画作，又有同学们的优秀作业和学习心得，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还全面提高了学生的艺术修养。同时《艺术学徒》还有油印本文集刊行。

从艺60余载的李振才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上未曾停歇，在山东艺术学院任教的35年里培养了隋建国、王沂东等大批的优秀学生，为山东艺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0004版：要闻

文章导航

- 理想与坚持

CHINA ART WEEKLY

收藏 推荐 打印

上一期 上一版 上一版
下一期 下一版 下一版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 返回首页

理想与坚持

——王力克的从艺之路

■特邀撰稿 宋庆文 郭通

时代在变迁，但追艺之路却从未停步。为致敬每一位“为艺术战”的追梦人，本报推出“艺考故事”专栏，现向各年龄段曾参加过美术高考的读者朋友发出邀约，欢迎来稿与我们分享艺考路上的难忘经历与故事。

(可回复至美术报官方微信，或发送邮件至：msbxwb@163.com。)

沿海城市大都文化开放，思想外向且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自由度。王力克出生于山东威海，成长于山东烟台。从小学时代，画画就是他最喜欢的事儿，在作文里他认真地写下自己的理想，与其他同学们立志做科学家、医生不同，他想成为一名画家。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非常幸运地，王力克的这一爱好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在他的记忆里，定格着一个背影，大雪中父亲蹬着自行车去给他买专门的绘画纸。小学六年级时，父母给他找到烟台文化宫的梅植武老师，之后在梅老师的辅导下，王力克开始临摹水彩画、油画，陆续参加了烟台市青少年美展并多次获奖。

中学时代，王力克对剪纸、版画、连环画等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胶东剪纸中相互连接的互渗造型，那些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与期待的观念化形象和符号都对他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他开始有目的地看一些专业美术书籍，《艺术的探索》《美术创作漫谈》，每一期的《美术》杂志，引导着他对美的认识和思考。钟馗的《运河边上》、李琦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等主题性写实油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力克的艺考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78年他参加了山东省高校美术专业联合招生考试，但是这一年他落榜了。回家后梅老师为他找到了孙文超老师，孙老师是山东艺专早期毕业生，接受过专业的学院美术训练，在他的指导下，王力克的进步让老师也惊讶这个学生的绘画天分。1979年王力克参加了山东艺术学院的招生考试，考的石膏像《海盜》，“之前都没见过，在学校学的都是工农兵石膏像，完全是硬画的”，王力克还是凭借扎实的造型基础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一年，油画专业第一次招收本科生，入学典礼在商院礼堂举办，王力克第一次听《沂蒙山小调》，憧憬着未来的大学生活。

大学期间，王力克和他的同学们都十分刻苦，不是在教室画画创作，就是在外写生。寒暑假的时候也在家待不住。大年正月初六他就从家里背上一袋大米，喊上同学王克举、陈建华，早早赶回学校画画。“教室里没有暖气，那个冷啊，一小条儿猪头肉拌大米饭，幸福极了。”这期间王力克画了大量的油画习作，还用水墨画了很多整开的石膏像，辅助他理解造型中的抽象因素，为他后来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色彩和造型基础。“我们这一届同学很幸运，遇到了最认真、负责任的5位老师，赵玉琢、张洪祥、李振才、陈皋和曲志刚，我很庆幸在学艺的道路上遇到了这几位老师。我们79级的好几位同学最后选择回到山艺任教，这与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一届毕业生被称为“黄金79级”。2019年是79级学生入学40周年，山东艺术学院正在筹备着一个79级学生的创作与教学文献展。

1989年，王力克的油画《雀巢》获得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同年，连环画《雪国》又获得了铜奖，紧接着他又被中央美术学院第五届全国油画创作研修班录取，也正是从那个时候，“王力克”这个名字渐为中国美术界熟知。《雀巢》中的女孩，双手相扣，支着左腿，眼神飘向画外，她的身后是萧瑟的枝桠和雀巢，而她的身前正点燃着一簇蜡烛，闪烁的烛光是希望的象征。王力克将这种对未来的憧憬和苦涩年代的迷茫联系在一起，他真实地画出了那个时代。2000年后，王力克创作了大量风景写生，他在写生过程中重视对客观物像的萃取与凝练，使得他的画面既写实又浪漫，还有一种颇有意味的现代感。

2008年，王力克出版了他的理论专著《绘画与秩序》，在后记中他写道“她凝结着我这几年来艰苦的阅读和理论思考”，在此应该着力强调一下“艰苦”二字，这种方式的阅读和理论思考，是他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或者说是一种“自我难为”。作为一名画家，他完全可以用他更熟悉的绘画语言，来表达他在美术创作和教学实践中的体验和探索，但他却选择了“记录”——用文字的讲述方式。“从学理上梳理探讨绘画与秩序的关系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非专业理论研究人员来说，甚至是极富挑战性的。”为什么要知难而进呢？因为作为一名学院派的专家、教授，他作为一种责任所驱使，而且这个“过程使人充实，也使人清醒”。

从1979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到2016年成为山东艺术学院院长，身份的转变让王力克对于教学与创作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作为一个画家，可以自由、散漫、无拘无束，因为这种状态能够更好地产生创造力；但作为一名培养和造就未来艺术家的从教者，应当有着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要对学生的艺术生命负责。”

19美育

从命题创作开始的从艺之路



“影子”的联想

教学启示

CHINA ART WEEKLY

上一期 上一版 上一篇

下一期 下一版 下一篇

收藏 推荐 打印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 返回首页

从命题创作开始的从艺之路

■孙晓 王艺璇

1950年沈光伟出生于文化名城潍坊，这里是养育画家的地方。从宋代院体画家李成、张择端到清代文人画家周亮工、郑板桥、李蟠，都受过潍坊文化浸润；从民国时期的“同志画社”到近现代画坛大家郭味蕓、于希宁等也都受过潍坊文化养育。郑板桥曾有“三更灯火不曾收，玉斡金面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县原是小苏州”的诗句。“小苏州”的说法应该不仅是指民生的富庶，也包含着一种文化的昌隆和精致。潍坊孕育着许多民间艺术和文化风俗，剪纸是沈光伟最先接触到的艺术，他从小喜欢画画，幼时与曾祖母生活，曾祖母是高密人，会剪纸，偷油吃的小老鼠，从张果老的酒葫芦里飘出的故事，都能变成曾祖母剪刀下的形象，艺术的种子带着红色的浪漫深深地种下，也使他对待艺术和民间艺人的智慧葆有一颗敬畏之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活物资匮乏，潍县城大部分人家里都是点煤油灯，在沈光伟曾祖母家的东屋里有一盏电灯，他的五叔沈学仁和张洪祥、庞希泉等一帮中学生经常聚在这里画素描，《哭娃》的石膏像就挂在墙上，这里是沈光伟童年最爱的地方，白天跟着他们去河边、田野画水彩画，画累了就逮蝈蝈、斗蝈蝈，有时也扎风筝、放风筝，画够了，玩累了，天黑后就回家画素描。后来张宏宾、于衍堂等美院毕业的大学生来到潍坊，也成为引领沈光伟走上绘画道路的重要的师父。

1966年16岁的沈光伟参加中央美院附中考试，但因“文革”学校停止招生，去附中上学便不了了之。然而特殊年代的社会环境使沈光伟的学艺之路以另一种形式开启。昌潍地区举办党史展览，沈光伟、逄渊等人参与了王尽美、庄龙甲、王全斌英雄事迹宣传画创作组。一张张模糊的一寸照片，一条条感人的英雄事迹，是命题创作，又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种战役使沈光伟的整体绘画能力迅速提高。之后，他和张宏宾、丁益汉又参加完成了大泽山抗日战争展览馆的创作任务。

1968年全国掀起歌颂毛主席丰功伟绩的运动达到最高峰，被称为“红海洋”热潮。昌潍地区宣传部组织在铸造厂工作的沈光伟、制镜厂的王怀信、印染厂的于可安等人成立宣传队，负责绘制毛主席像。当时在潍坊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都立有一座12米高墙，双面绘有《毛主席在北戴河》《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等题材的宣传画，市里召开重要大会时还要创作毛主席巨幅肖像。由于画作尺幅巨大，创作都是在木架上完成，作画时根本无法看到整体效果，对造型的要求非常高，最能体现绘画天赋与扎实的基础训练。因为宣传画都是画在建筑物或者大块铁皮上，经年的暴晒雨淋都会有所脱落，所以每年早春或者秋后都要重画，宣传队的这群年青人渐渐有了名气，也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

1977年高考恢复，当年有三所学校到潍坊招生，曲阜师范、山东师范和泰安师专。当泰安师专美术系主任孟传柱得知有个画得很好的年轻人放弃了考试，他觉得很可惜，于是四处打听找到沈光伟，看了他的画，要他去泰安师专上学。孟传柱告诉沈光伟，录取他的是泰安师专，但实际上是以师资培训的名义去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条件是毕业后必须留泰安师专任教。就在沈光伟入学后不久，昌潍师专的张绍良联系他要他毕业后回潍坊教书，为了家人和幼女，沈光伟最终放弃了去南艺学习的机会。因为是“文革”后首届招生，泰安师专师资严重不足，美术系的任课老师大多是外请的，教花鸟画的是天津美院的孙奇峰和霍春阳、教美术史的是山东师专的朱铭、教设计的是《山东文学》的张一民、书法老师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尉天池、素描老师是南艺的毕颐生、水彩画老师是南艺的张华清。高水平的教学必然带来学生创作能力的大幅度提高。1979年第五届全国美展山东选区展，他们班有20多幅作品入选。

1980年沈光伟为妻子绘制一幅油画全身像后，从油画创作转向了中国画创作。在这一转变中，舅父于希宁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凌云志启动心功，笔退砚穿意理充，物化心灵灵化物，惟期雨后天升虹”，于希宁的赠诗表达了对他的期望和鼓励。从1980年他回到昌潍师专参与美术系筹建，到1984年调潍坊群众艺术馆负责全市基层美术人才的培训和各县农民画家的创作指导，再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沈光伟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美术教育和花鸟画创作40年。

1980年沈光伟为妻子绘制一幅油画全身像后，从油画创作转向了中国画创作。在这一转变中，舅父于希宁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凌云志启动心功，笔退砚穿意理充，物化心灵灵化物，惟期雨后天升虹”，于希宁的赠诗表达了对他的期望和鼓励。从1980年他回到昌潍师专参与美术系筹建，到1984年调潍坊群众艺术馆负责全市基层美术人才的培训和各县农民画家的创作指导，再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沈光伟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美术教育和花鸟画创作40年。

沈光伟对艺术、对教学，始终怀一份信念与虔诚。艺术需要“铭刻”，艺术不用面面俱到，但必须要把艺术深深地刻在心里。艺术可以有个性，也可以有错觉，这些错觉和片面性正是艺术的特点，而真正有所成就，必须要发挥这些特点。沈光伟常用“取其一二，舍其八九”比喻艺术学习之路，他强调艺术学习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所谓智慧就是选择，有选择就有放弃。作为艺术学习者须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该放弃什么，而且面对传统永远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对历史的认识和对传统的敬畏，将影响一个人对待艺术的态度和秉持的方向，同时，也应关注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体现当代人的审美理想，极具思考价值。

时代在变迁，但追艺之路却从未停步。为致敬每一位“为艺术战”的追梦人，本报推出“艺考故事”专栏，现向各年龄段参加过美术高考的读者朋友发出邀约，欢迎来稿与我们分享艺考路上的难忘经历与故事。